

本日現代小説選

第二集



日本現代小說選

第二集

日本現代小說選 第二集

65. 5. 0121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

定價新臺幣五十元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譯 者 劉 慕 沙
發 行 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
電 話：7683708・7678738
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

譯者序

劉慕沙

我的寫作生涯原本開始於創作，那是遠在高中畢業那年。可是婚後，工作、家事，和養育三個小女兒，把我的時間割碎了。偏偏我又不是經常喜愛沉思，能夠隨時隨地打腹稿，一坐下來就可以隨手成章的那種人。沒有完整的時間坐下來構思，寫作不成，只有巴巴的望着似水光陰從指縫間流洩而去。

有一天，偶然在「皇冠」上看到從日文翻譯過來的一篇推理小說，忽然我發

現這是不需要完整時間仍可以從事寫作的一種方式。為什麼我不試試呢？就這樣我拾起了翻譯日文小說的工作。由最初用以磨練譯筆的推理小說而炒冷飯式的大眾小說，到後來一句便是一個挑戰的文學作品，前後將近二十年，出版的單行本竟也有了十幾冊。其中大多為某一作家的長篇或短篇小說集，要不就是如芥川獎作品選集那樣的系列作品。而由許多不同的作者的作品匯集成冊如「日本現代小說選」這種類型的，已是第三本了。

「日本現代小說選」所選者，大多譯自「文學界」的「每月推薦作」，如「蘇格拉底的妻子」「司機拿破崙」「爭戰」「分道揚鑣」，「新潮」的「全國同仁雜誌推薦作品專集」如「惡魔」及「禿山、月光、卡斯巴」，其餘也多是這兩種純文學雜誌所刊載的作品。「文學界」和「新潮」，同是日本著名的文藝期刊。前者幾乎可以說是芥川獎獲獎作品的溫床，後者則除了以不偏不倚的超然立場，長期刊登文藝創作及介紹海外文藝思潮之外，復于一九三六年設置新潮文學獎，對日本文壇有莫大的貢獻。該刊也是日本文壇極其難得的少數長壽刊物之

一。

此次承蒙聯經出版公司寵邀，代為出版，使我有機會將我所喜歡的這些曾經令我感到挑戰性的譯作匯集成冊。遺憾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，除了佐藤愛子與戶川幸夫等已成為家喻戶曉的著名作家之外，其餘大多無從查考。雖然如此，他們的小說，却都是鏗鏘有力，和極具份量的文學作品。

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三日

目錄

譯者序	一
山谷鐘鳴時	一
伊藤桂一	一
瘧魔	三七
杉浦里子	三七
禿山、月光、卡斯巴	五九
野淵敏	五九
桂冠	八五
油谷緋佐子	八五
風花	一二一
戶川幸夫	一二一
兩個女人	一四三
佐藤愛子	一四三
海棺	二〇三
福本和也	二〇三

山谷鐘鳴時

伊藤桂一

星期日早晨，在荒川堤上散步中，山村要助發現一羣孩子們把一條小蛇裝在玻璃瓶子裏提着玩兒。他便到附近一家小糖果店裏買了些餅干，向孩子們換來那條小蛇。小蛇蜷縮在瓶中，瞪着一雙受驚的眼睛，時而伸伸舌鬚。

「不要怕，我會好好照料你的。」

要助邊走邊哄着小蛇，走近家門，這才想到房東是一定不會准許養蛇的。他屬蛇，並不

討厭蛇這東西。他生長在伊勢深山裏的廟寺中，從小看慣了蛇。在那些正殿以及下房裏，儘是看來好像修煉了很多年代的蛇精似的大蟒，時常從樑上悠哉遊哉的蜿蜒而過。尤其是庭院和廟後的竹林，更成了蛇類遊戲的場所。

自從戰後的第五年，從鄉下來到東京以後，他可就沒見過野地裏的蛇，更沒想到居然能夠得到這麼一條尺把長玲瓏可愛的小東西。當他看到孩子們手上的小蛇的時候，禁不住感到一絲類似思鄉的意味，又怕會被孩子們弄死，便一心一意想飼養牠，把牠帶回來。

然而要助只是一個房客，他那種喜愛飼養小動物的癖好，早已使房東遠野喜兵太存着戒心。爲了他一年到頭總是不停的飼養這，飼養那，喜兵太就曾經也不知是規勸，還是歎息的向他透露：「我說，小老弟，你是除了窮一點以外，實在是一個沒得說的大好人。可我就不明白，你怎麼老愛養這些撈什子？要是沒這個嗜好多好。」

要助向喜兵太所租的，是一個西式房間鋪上四張半榻榻米的房子。因爲沒有壁櫥，只好把兩三床薄如麵餅的被子連同書架一起靠向牆角，那邊向外突出而外面圍着木欄干的窗臺上，就只放着洗臉盆和便當盒子；至於那些他親自製造的飼養小玩意兒的籠子啦，木箱啦，就重疊的放在靠窗的角落裏。

牆壁上貼着一張喜兵太所寫的看似摘要之類的什麼。讓我們讀讀看罷：

不得飼養的動物

小狗、小貓、兔子、鷄子、蝎子、蟻虫、蝸牛、粘油子（無殼的蝸牛）、青蛙、米老鼠、蝶蠟、螞蚱等。

要助曾經先後向喜兵太商量，請求飼養這個罷，那個罷，總是屢次遭到拒絕。喜兵太爲了以絕後患，每當要助請求一次，他就把那個品類列記到牆上。喜兵太的理由是，狗夜裏愛吠，貓會騷擾鄰居，兔子和鷄子又總是給人家添麻煩，蟻虫更是吵得煩人。至於蝸牛以下的各類動物，則與喜兵太的興趣不相容。然而粘油子可不是要助要餵，而是自然冒出來的，入夜，牠們就會在玻璃窗上爬來爬去。要助弄來一瓶牛奶，每當粘油子出現的時候，使用毛筆滴那麼兩滴在牠們的頭上。

要助天真的告訴喜兵太：「遠野兄，我不知道粘油子居然那麼喜歡牛奶。牠們最近胖多了，氣色也好看起來了哩，真有意思。」

喜兵太現出驚訝的表情，立刻在「不得飼養的東西」裏面加上粘油子這一項。有時他會跑到要助房裏來刺探說：「該不會又給粘油子牛奶吃罷？」

看到房裏沒有放着牛奶瓶，這才顯出一副放心的神情。

喜兵太記在牆上的那張禁止飼養的項目中還沒有包括蛇的一項。然而一想到準會遭到禁止，要助就不免感到洩氣。可是不管怎麼樣，還是挨過這一個晚上再說。他於是悄悄打開前門，溜進自己的房裏。

喜兵太差不多三天裏總要有那麼一個晚上到要助屋裏來。他來串門子的理由有三：一是來巡視要助是否又養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；二是來閒聊，喜兵太從前當過右翼玄潮社巨頭堂山勝的跟班，他便是來向要助吹噓當年的玄潮社有多麼神氣，多麼光彩。

「堂山先生這人可真了不起啊，那時候他老先生不管到那兒，總是我陪着他，你看看，這就是我當年的英姿。」

喜兵太不時把照相簿帶給要助欣賞，並且一再催促着他的同意。照片上的喜兵太，和鶴髮銀髯的堂山翁併肩站着，胖敦敦的，乍看之下，確有一副右翼巨頭的派頭。然而，如今可不是當年的喜兵太了。他現在是郵局的臨時雇員，主要的工作是遞送包裹。而單靠他臨時郵差的薪金，並不能維持生計，因而做太太的就只好出去當幼稚園的保姆了。太太的薪水要比他多一些，自然處處只有聽她的；這麼一來，也就難怪喜兵太整天慨歎着這年頭長，這年頭

短了。

要說在東京近年來驚人的房荒聲中，要助何以不曾付足租金，就能租到雖然沒有壁櫥，却也稱得上漂亮的房子，那是由於來東京的時候，他身邊帶的有當年入伍時，堂山翁題贈的「祈武運長久」的綬帶。這並不是說，要助把綬帶當作了寶貝，而是他既沒什麼像樣的行裝，那條綬帶正巧夾在行李裏頭而已。好笑的是，當要助那位友人把他介紹給喜兵太時，告訴他：「不瞞你說，我這位朋友還披着堂山先生親筆題贈的綬帶去打過仗哩。」喜兵太確是眼睛一亮，等到看過那條綬帶以後，他是那樣純樸的感動着，立即把房子租給了要助。其實對於生計艱難的喜兵太來說，一定很希望找一個條件優厚一些的房客的，無奈他實在抵抗不了一條綬帶的魔力。

不用說房租也大大的讓了步。然而隨着物價上漲，總不能老爲了堂山翁吃虧。喜兵太到要助房裏串門子的第三個理由便是催繳房租，要不就是商請增加房錢。

喜兵太如今既是一個臨時郵差，自然也就沒有當年的那股子氣魄了，每次提到房錢，總是那麼支支吾吾，反使要助感到不安。也許是他既以過去的輝煌事蹟爲傲，難免不爲自己的斤斤計較房錢而感到羞愧吧。

「這真叫我不知怎麼開口。明知道你在一家就快關門的公司裏勞苦，照理我該同情你的。可我遠野喜兵太如今是潦倒成這個樣子了。我這真是，想到爲什麼要向你提出這事我就難過極了。有什麼辦法呢？我這真是……。」

每次快提到正事兒以前，他總要一再沉痛的重複着「我這真是」，同時彷彿要估計他的話是否見效那樣，不時察看着要助的臉色。這麼一來，要助就只有認輸的份兒了。

「我明白了。遠野兄，您不用客氣，有話儘管說。」

「哎呀，讓你這麼一說，我這真是……。」

喜兵太於是不知有多不安似的連連敲打着自己本就禿得夠瞧的腦門，嘮嘮叨叨的提出能否稍加一點房錢的請求。而他所要增加的金額，多半就像反映着喜兵太軟弱的心情那樣，比要助想像的要少得多。不過，過了一段時期以後，他又會周期性的跑來數說他那幾句：「我這真是」了。

要助從外面帶回那條小蛇的夜裏，喜兵太又跑來串門子。他起勁的敲打着房門，用一種不同於平時的興致勃勃的嗓門喊道：「在不在？山村先生，睡了？」

要助直覺的感到今晚可有的好受了。說老實話，要助正面臨着極端的經濟危機，別說付

不出房租，就連養蛇的興致也沒有了。

喜兵太可不管要助怎麼想法，一走進屋裏，便在塌塌米上盤腿坐了下來。紅通通的臉上泛着快活的笑容，總是一進家門就直奔要助屋裏來的了。

「很來勁兒啊？」要助說。

那隻裝蛇的玻璃瓶仍然擺在窗台上，看樣子喜兵太該不會發現的。尤其看到他不像要提到房錢的樣子，要助不由得輕鬆了一些。

「真痛快，今兒碰到一位在中國東北當兵時的老朋友，兩個人一起喝了幾杯。這傢伙幹的房地產，比我要闊得多了，由他作的東，吃的真過癮。回來的路上，就在那邊拐角地方碰見了隔壁的妞兒。我說：『回來得這麼遲呀？一個單身小姐走夜路多危險，有我這一號的在釘梢哩。』你猜她怎麼回答？她說：『我才不怕像叔叔您這樣的人呢！』那妞兒滿標緻的不是？你認為她怎樣？」

讓喜兵太冷不防這麼一問，要助有些兒張惶失措。喜兵太平常三杯下肚，就會變得貧嘴

而聒噪個沒完，但要助可沒料到會驟然提到隔壁的那位小姐。要助之所以感到張惶失措，一則因為私心裏，他早就對那個女孩子抱着很深刻的關懷，再則兩個人之間的情誼正在一點一點的進展着。他真要懷疑喜兵太是否已經覺察到他們之間的友情，乘着醉意，故意來套他。

正在納悶不知該怎樣作答，喜兵太却又逕自講了起來。

「我說小老弟，你也別老在那兒養些不三不四的小玩意兒了，有時也該逗逗女孩子才是正經。像我，年輕時候，簡直就像是在女人堆裏游泳來着。男子漢大丈夫，不幹則已，要幹，就得立志做大事，並且培養一股浩然之氣來完成這個大志。看你，整天價逗弄蟋蟀，聽牠們叫就叫沾沾自喜了，這樣的話，玩物喪志，前途真是不堪設想了。怎麼樣？打明兒起，把堂山先生送你的那條綬帶披掛起來上班去。我遠野喜兵太，代表咱們玄潮社命令你山村要助接受這個提議。」

在喜兵太口若懸河的氣勢之下，要助只有苦笑的份兒。而對方忽然改變語調說：「可是小老弟，依我看，隔壁那個妞兒絕不是一個處女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直覺呀，我一向就有鑑別處女的特種才能。」

「那靠不住的！這怎麼行呢？就說你喝醉了，也不該講這些不負責的話呀，這不等於栽誣那位小姐了？她絕沒有那回事兒的。」

「哦？你倒是說得很堅決，啊？」

聽到要助有些強硬的語氣，喜兵太現出吃驚的神色，交叉着抱起胳膊，偏着頭喃喃的自問：「這，這是怎麼回事兒？」

鄰家的那位小姐叫做紀江子——喜兵太該不知道這個罷？——兩天前，要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，開始和紀江子交談起來。那是由於要助提早上班，以致兩個人的上班時間相接近而產生的機緣。要助所以要提早上班，是因為他服務的那家出版社正面臨倒閉，如果像以往那樣輕輕鬆鬆上下班的話，就別指望能撈到一毛錢薪水，因而工作人員只好拿着社裏自製的教材，挨家挨戶去兜售，靠着分得的幾成佣金來維持生計。

這家出版社專門印製地圖和教材用的掛圖。每天清晨，他總要扛着幾套掛圖出門。由於顧客全是以學校為對象，除非利用上課前的一段時間上門求售，否則這一天的交易便進行不了；因而他必須很早就離開家門。

要助居住的所在位於接近荒川的東京北郊，從火車站要走十來分鐘的山路。不過這一帶

的地形很是起伏。沿着山谷，也有那麼一條狹小的山路，在這兒還可以找到些許武藏野原始林的陳跡。

沿着谷岸的山路，是通到車站的捷徑。在林間還瀰漫着一片朝霧的時候，要助已經走上這條人跡稀少的小徑，路燈仍還亮着，他一邊走，一邊熄掉經過的路燈，感到又爽快，又舒服。

一天清晨，當他走上小路，伸手熄滅第一盞路燈的當兒，感到背後有人的動靜，掉頭一看，原來站着一個女人；那便是紀江子。兩個人雖不曾正式招呼過，好歹毗鄰而居，總也很面熟了。

要助點頭招呼了一下，紀江子於是走過來問道：「每天早上關燈的不是你？」

要助點點頭，紀江子微笑着說：「從前這是我的工作，很快樂的。最近發現老是已經熄掉了，心想，會是誰呢？所以今兒我特地提早出來。」

這當兒要助已經沉醉於紀江子所醞釀出來的甜美的氣氛中。她那高大豐滿的身材，可能要超出標準一些。潔白細嫩的皮膚，當你面對她的時候，彷彿有股豐美的情調發自她的身上。一雙巧目總喜歡有意無意的瞟那麼一眼，使人感到又美妙，又惱人。